

郑张尚芳语言学论文集

郑张尚芳 著

上册

b	p	ɰ	ɒ	b	p	m	f
ɓ	ɸ	ɣ	ɔ	d	t	n	l
k	k	j	ɣ	g	k	ŋ	h
k	ʀ		ɣ	j	q		x
h	ʀ		n	z	c		s
h	m		m	zh	ch		sh

l	u	w		i	u	ü
c	o	ɔ		a	e	o
a	ɔ	u	ou	ai	ei	ao
q	ɣ	ɣ	y ɣy	an	en	in
g	ɣ	ɣ	y ɣy	ang	eng	ing

中华书局

郑张尚芳语言学论文集

上 册

郑张尚芳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郑张尚芳语言学论文集/郑张尚芳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10

ISBN 978 - 7 - 101 - 06105 - 5

I. 郑… II. 郑… III. 语言学 - 文集 IV. H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3468 号

书 名 郑张尚芳语言学论文集(全二册)

著 者 郑张尚芳

责任编辑 王 勉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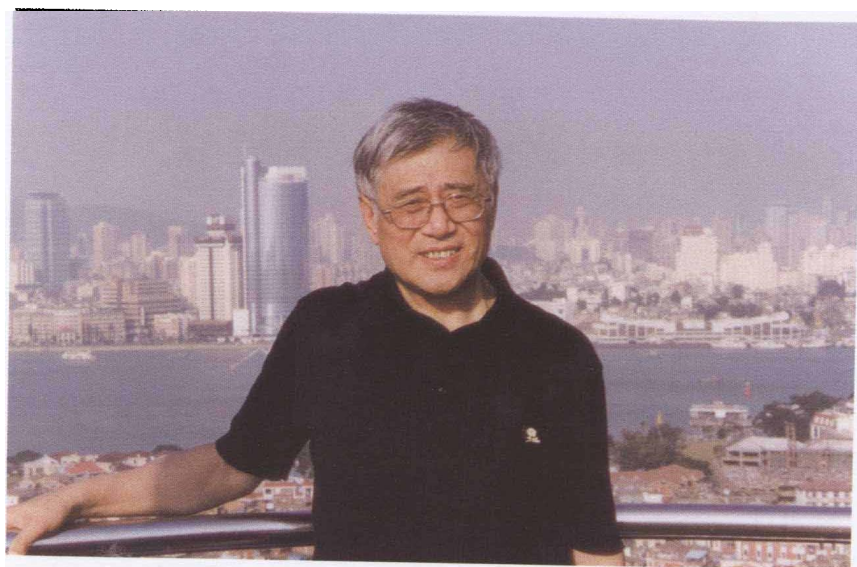
规 格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27 $\frac{1}{4}$ 插页 5 字数 700 千字

印 数 1 - 1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6105 - 5

定 价 86.00 元



作者近照

序

郑张尚芳教授是汉语历史音系学的权威，几十年前当我还在柏克莱教授语言学时，就已经听闻他的著作，参考过他对上古汉语音系的拟构。

他对这个领域的贡献卓著，都是基于他在传统汉语文献学方面坚实深厚的涵养，包括清朝许多伟大的作品他都有深入的研究，加上他对现代方言的敏锐观察力，特别是他的母语温州方言。很少有学者像他一样能同时掌握历时与共时的材料，并依此提出创新的见解。

我很高兴中华书局能将他的作品结集出版，因为其中有些文章发表已久，取得不易。相信这本书对所有有兴趣了解汉语语言史及历史方法学的人，都是不可多得的重要参考节目。这本书的问世，在中国语言学界是件可喜可贺的事。

王士元

2008年9月30日

序

郑张尚芳先生是中国语言学界的一位奇才，高中毕业后没有受过一般的大学教育，文化大革命期间还在渔业机械厂做过十几年工人，完全是自学成材。直到1980年他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任副研究员之后，才正式走上语言学研究之路。但早在1955年到1961年之间他就发表过好几篇关于拼音跟查字法的文章，1964年就在《中国语文》上发表长篇学术论文。他从调查汉语方言入手，注意今古之变，并以过人的眼光，深入探讨古汉语的问题。经过多年的耕耘，锲而不舍，在汉语方言音韵方面有特殊成就，尤其是建构他自己的上古音系统，终成一家之言。

郑张先生构拟的上古音系有六个元音，这是在李方桂先生的四元音系统之后（《上古音研究》，1971），最受国内外同行注意的理论。我见到他最早的论文是1987年发表在《温州师院学报》上的文章《上古韵母系统和四等、介音、声调的发源问题》。最近我才知道早在1981年，郑张先生已经在浙江省语言学会首届年会上宣读过一篇《汉语上古音系表解》的文章，并修改油印为四十二页的论文，在1982年的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上分赠同行。到2000年法国学者沙加尔（Laurent Sagart）把郑张先生的《汉语上古音系》讲

义译成英文作为《东方语言学报》的专刊第五号发表。恰好美国的白一平(William Baxter)在1980年发表Some Proposals on Old Chinese Phonology一文,其后更详细地在他的大书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1992)中说明他的六个元音的系统。这是中外两个学者各自研究的成果,差不多在同时发表,却奇妙地得到几乎相同的结论。郑张先生没有在国外深造过,现在有这样的成果,套一句前人评论乾嘉音韵学大师江有诰的话,真是“闭门造车,出而合辙”!

古音研究的范围相当深广,郑张先生用力既勤,涉猎自多。从上古音的词头、声母、复声母、介音、元音、韵尾、声调、音节,到中古音的拟音、重组,再到《蒙古字韵》的音系等等,都有文章发表,对所讨论的问题也都有真知灼见。

音韵之外,郑张先生另一个着重点是汉语方言研究,1964到1966之间曾经参加杭州大学浙江省方言调查组的工作。我所看到的他最早的文章是1964年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的六万字长文《温州音系》,在这篇文章中他把温州极复杂的音系交代得清清楚楚,提出清浊声母跟调类的阴阳有严整的配合关系,鼻音流音都有松紧两套,也跟阴阳调类相配。其后又对温州的连读变调、儿尾词的语音变化、歌韵读音的历史层次、一字多音现象、方言源流等等提出深入的看法;谈温州当然离不开吴语,他有许多关于吴语的论文,探讨紧喉浊塞音、舒声促化现象、声母脱落问题、深层联系等等。而且郑张先生不仅研究吴语,也调查过闽语、徽语、赣语、粤语、客家话、江淮方言等等,以及汉语以外的壮语、瑶语、畲语;不仅研究现代方言,也讨论古代的吴越方言。《中国语言地图集》里吴语和皖南方言的地图及说明就是他的手笔,《吴越文化通志》里也有他

执笔的讨论古吴越语的章节。

综合郑张先生在方言学方面最主要的贡献有三点：第一，指出汉语语音的演变有的有条件，有的条件不明。多种读音属于不同的历史层次，必须从层次的观点才能厘清这个问题；第二，首先发现吴语中儿尾鼻音及小称变调的现象，开启后来学界对南方方言儿尾的研究；第三，赵元任先生早年指出吴语有声门紧缩的浊塞音，郑张先生进一步证明这种音在浙南的分布，并推论今天的浙南吴语有瓯越的底层，推翻法国学者 Audricourt 认为 /b、d/ 只是东南亚区域特征的看法。

声韵学跟方言学是离不开的两门学问，声韵主要涉及古代，方言主要涉及现代。当汉语的今古之变成为郑张先生的研究主题之后，自然就会牵涉到汉语跟非汉语的问题。在这方面他发表了不少文章，例如：古汉语流音系统与汉藏比较举例（1982）、古吴越地名中的侗台语成分（1990）、汉语与亲属语同源根词及附缀成分比较上的择对问题（1995）、白语是汉白语族的一支独立语言（1999）、《唐蕃会盟碑》藏汉对音里下附小阿的语音意义（2001）、汉语与亲属语言比较的方法问题（2003）、汉藏两语韵母异常对应（2006）等等。从这些论文的题目就可以了解郑张先生知识之广、探索之深。尤其 1993 年在《民族语文》上连载两期，把大家公认难解的《白狼歌》加以全文解读，结论认为《白狼歌》是上古的缅语。

我跟郑张先生是 1988 年在香港第一届吴语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中首次见面，主持人徐云扬主编的会议论文集《吴语研究》（1995）里有我们两人的文章。那一次我提出的论文是 *A Min Substratum in the Wu Dialects*，后来先以中文发表，就是《吴语中的闽语成份》（1988）。那一篇论文里就引用郑张先生的大作《平阳蛮话的性质》

(1984)、《浦城方言的南北区分》(1985)，我同意他的部分看法，但也提出商榷的意见，这算是有了一个争辩的开头！由于兴趣相近，处理类似的题目，考虑类似的问题，从那以后，每次见面都有说不尽的话题，也有无休止的辩论，就在面红耳赤之间友谊渐渐变得深厚了。

1996年我主持“吴闽关系研究”的课题，郑张先生就是合作者之一。在1999年香港科技大学召开的第六届国际闽方言研讨会上，发表六篇论文，算是那个课题的综合报告，后来发表在专书《闽语研究及其与周边方言的关系》(2002)之中。郑张先生的论文是《闽语与浙南吴语的深层联系》，跟我对吴闽关系的论点若桴鼓之应。历数往事，从初见到现在一晃已经二十年了！

这一次郑张先生集结五十四篇论文在中华书局出版《郑张尚芳语言学论文集》，大约只是他著作的二分之一。他要我写一篇序，我不仅没有推辞，还觉得欣喜异常。因为一方面可以藉此纪念从争辩得来的友谊，另一方面也为中国语言学界自学成材的榜样祝贺！当然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不可能同意郑张先生全部的观点，我正在找一个机会准备跟他进行长夜之辩！

丁邦新谨序

2008年10月5日于美国加州湾区千石斋

目 录

序(王士元).....	1
序(丁邦新).....	3

方言

温州方言歌韵读音的分化和历史层次.....	1
浦城方言的南北区分.....	22
皖南方言的分区.....	34
浙南和上海方言中的紧喉浊塞音声母 ?b、?d 初探.....	51
浙西南方言的 tɕ 声母脱落现象.....	61
赣、闽、粤语里古全浊声母今读浊音的方言.....	97
方言中的舒声促化现象.....	105
汉语方言声韵调异常语音现象的历史解释.....	120
古来母以母今方言读擦音塞擦音问题.....	144
方言异常现象在地理分布上的密集和稀疏.....	149
汉语方言异常音读的分层及滞古层次分析.....	162
方言介音异常的成因及 e>ia、o>ua 音变.....	191
由音韵地位比较来考定一些吴闽方言词的本字.....	211

吴越文化志·吴语章	224
吴语在文学上的影响及方言文学	272
广东省韶州土话简介	295

音韵

汉语上古音系表解	299
上古音构拟小议	334
上古韵母系统和四等、介音、声调的发源问题	348
缓气急气为元音长短解	388
上古汉语声母系统	399
上古汉语的 S- 头	415
汉语塞擦音声母的来源	431
重组的来源及其反映	437
上古入声韵尾的清浊问题	451
汉语声调平仄之分与上声去声的起源	463
汉语介音的来源分析	468
汉语史上展唇后央高元音 $\mathfrak{u}$ 、 $\mathfrak{i}$ 的分布	478
《切韵》j 声母与 i 韵尾的来源问题	485
《切韵》四等韵的来源与方言变化模式	502
中古三等专有声母非组、章组、日喻邪等母的来源	509
中古音的分期与拟音问题	517
《蒙古字韵》所代表的音系及八思巴字一些转写问题	523
从《切韵》音系到《蒙古字韵》音系的演变对应规则	548
《七音韵母通考》和《蒙古字韵》的关系	565
汉语古音和方音中一些反映语法变化的音变现象	569

上古音研究十年回顾与展望	583
原始汉语 p- 类复声母在中古的表现形式	616
古吴越地名中的侗台语成分	635

语言比较

《越人歌》解读	641
句践《维甲令》中之古越语的解读	650
古越语地名人名解义	664
上古缅歌	671
补《敦煌〈藏汉对照词语〉残卷考辨订误》	701
汉语与亲属语同源根词及附缀成分比较上的择对问题	713
“蛮、夷、戎、狄”语源考	731
白语是汉白语族的一支独立语言	754
汉语与亲属语言比较的方法问题	808
谈音义关联的平行词系比较法	826

词源

说“臂亦”和“胳膊”	836
汉语的同源异形词和异源共形词	842
说“牖中窥日”之“牖”	855
关于新旧辞书“东西”的语源举例	859
《奏弹刘整》通假三例	863

后 记	867
-----------	-----

温州方言歌韵读音的分化和历史层次*

一 小 引

1.1 本文所记的温州方言包括两个点：温州市城区和东郊离城区四十里的永中镇（旧永强区）^①。两点一致时不加说明，不同处用括弧注出永强音。城区音分新派、老派两层，本文以新派音为主，单说城区时指新派音。老派、永强，需要时分别简称“老、永”。

早期老派音（简称“早期音”或“早”）还利用了清末温州话教会罗马字的记录，主要根据：（1）P.H.S.Montgomery 的 Introduction to the Wenchow Dialect（《温州话入门》），上海 Kelley & Walsh 公司 1893；（2）Ue-tsiu T'u-'o Ts'u-'oh（《温州土话初学》），温州内地会印的两册温州话课本，1901 和 1909；（3）温州方言罗马字字表抄本（为汤壁垣撰《瓯音字汇》，文中即称《字表》。温州市图书馆藏，承朱韦辛副馆长过录给作者）。

1.2 本文 1 所指的歌韵兼赅开合，并举平声以赅上去声，因此实际包括歌哿箇、戈果过六韵字。并以常用字和口语用字为限，不论生僻字。

1.3 歌韵分一等和三等。三等字很少。常用三等字北京话依开

* 第 15 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论文。原刊《语言研究》总 5 期，1983 年第 2 期。

① 两点的语言差异可参看拙著《温州音系》，《中国语文》1964 年第 1 期。1981 年国务院批准永嘉、乐清、瑞安、文成、平阳、苍南、泰顺、洞头各县都划给温州市领导，市郊各区另设为瓯海县，但县人民政府仍驻温州市城区。永中镇 2001 年划为县级龙湾区区政府驻地。

合分读 $i\epsilon$ 、 $y\epsilon$ 两韵：茄伽 $t\epsilon'ie1$ 、靴 $\epsilon y\epsilon1$ 、癩 $t\epsilon'y\epsilon1$ ；温州分读 η 、 y （永 y ）两韵：茄~儿^①、伽~蓝爷 $dz\eta1$ ^②、靴皮~ $\epsilon y1$ （ $s\eta$ ）^③、癩~手~脚 $dz\eta y1$ （ $dz\eta$ ）。对应比较简单。但一等字就不同了。

1.4 歌韵一等开合北京话只分读 a “他”、 y “歌”、 o （ uo ）“波（果）”三韵，温州话却分读 ϵy “磨”、 $y\epsilon$ “多”、 u “波歌”^④、 o “朵”、 uo “它”、 a “那”、 ai “个”、 e “授”、 $o\eta$ “糯”和零韵母“我”十韵^⑤；永强没有 ϵy 、 $y\epsilon$ 韵，但另加一 ϵ “破”韵，也有九韵。城郊合计十一韵。

1.5 中古《切韵》系统中一个统一的歌韵，温州方言分布在十三个韵里，一等洪音竟分到十一个韵，从低元音到高元音，从前元音到后元音，从单韵母到复韵母以至零韵母，复杂到这个程度，是相当罕见的。其中有些是由于条件音变形成的，如“歌”读 ku ，而“娥” ηu 变成 η ，但下列情况就难以用条件音变解释，比如同是唇音，可念 u “波”、 ϵy “婆”、 a “破”、 ai “簸”四韵；同一个“拖”字，城区有三读，永强有四读，城乡共七个互不相同的读法；同一个“个”字，有七个读音，“大”字也有六个音，“呵”分读五韵，等等。温州歌韵这种复杂情况的形成，有条件音变，有各历史层次读音的积累，有外来影响，还有词汇语法分化的影响等原因，其中前两种是主要的。本文侧重对历史层次方面进行分析。因为三等字少，并且古今对应简单，下文专论一等字。

1.6 温州有八个单字调，依调类次序编号为：（1）阴平 $i33$ ；（2）

① “番茄”的“茄”读 $ga1$ 。番茄传入温州不久，这个音可能借自别的吴语方言（比较：上海 $ga1$ ）。

② 佛教神名，即护卫伽蓝的神。

③ 括弧中所注为永强音，两点声调一般相同，不再标调。下文标法同此，不再注。

④ 在双唇音声母是平唇 u ，其余都是齿唇 y 。

⑤ 本文把鼻音自成音节的 m 、 η 、 n 合为一个零韵，看成声母为 m 、 η 、 n ，而韵母为零（表内记作 $\emptyset$ ）。因此把这些韵母变零，声母自成音节的现象称为声化，而不叫韵化。

阳平 ʋ31; (3) 阴上 ʋ35; (4) 阳上 ʋ24; (5) 阴去 ʋ42; (6) 阳去 ʋ11; (7) 阴入 ʋ313; (8) 阳入 ʋ212 (阴阳上带紧喉作用, 与阴调相配的鼻、边音声母也带紧喉作用)。为便于印刷, 文中在音标右上角用小数码表示调类, 如 ku^1 表示阴平、 zo^6 表示阳去、 $a^{1,7}$ 表示平入两可。

字下加“=”表示文读; 加“—”表示白读; 加“~~”表示白读中的特殊变读; 加“。”表示文读的又音。注中“~”表示复举本词。

下文所说的韵母都是歌韵在温州话中的读法, 声母都是温州话中和歌韵拼合的声母, 涉及别的韵时另加说明。

二 u 韵和 o 韵的分化

2.1 u 变 yu 歌韵字分入十一韵, 也可说这个韵类在温州方言里具有十一个读法, 其中 u 和 yu 字数最多。

城区 u 韵只有 k 组与 p、f 组字, yu 韵只有 t、ts 组字, 二韵互补。看表 1:

表 1

u			yu	
p 组	f 组	k 组	t 组	ts 组
波颇	火河祸	歌果科窝	多拖驮懦罗	左铍

早期音、永强音都没有 yu 韵, yu 韵字也都读 u。可见 yu 由 u 变来。yu 是由 u 前加一稍开的 y 音构成的, 现在这个 y 的音值还不大稳定, 开口度的大小因人而异。清末至今不过七八十年, 这个韵母新生不久, 它还正处于过渡音扩张为主元音的阶段中。

2.2 u 变 øy 城区 u 韵不拼 m 母, “魔磨摩”等字早期音本有又读 mu, 永强也读 mu, 城区现读成 møy, 和“模~子、坯~”同音。

温州模韵字大致是 k 系读 $u^{①}$, 而 t、ts、p、f 等组多数读 øy,

① 以下以 k 系包括 k 组和 h 组, 并包括由 h 组拼 u 韵变成的 f 组。

少数读 u。因此歌模二韵温州今读很多字同音：磨魔摩=模 moy、婆=葡 boy、破=铺 p'oy，这些字读 oy 韵是跟着模韵跑了。

早期音是 u^①，从 u 变 oy，是 u 前带了稍开的 e 先变为 eu（今邻县瑞安还这样读），再变为 oy。这个新的复韵母也由过渡音扩张变来。

永强音和《温州音识字捷法》（张兆麟编，1913，代表城南郭的音）都没有 u 或 oy，不分歌模全读 u。可见 oy 来自 u，u 又是由 u 前移变来的，在城内 u 韵变 u 时，城外仍保持着原来的 u。

2.3 u 变零 零韵限于自成音节的 ŋ 和 m。除“鹅讹”有又读 ŋo 外，所有歌韵疑母字都读 ŋ，如：ʔŋ¹ 哦¹、ŋ 俄²蛾²娥²、ŋ⁴ 我、ŋ⁶ 饿卧。城区、永强两点 u 韵都不拼 ŋ 母，因此逢 ŋ 母时零、u 两韵正互补，表明 ŋ 可能由 ŋu 变来。永强“磨魔摩”等读 mu 的字都可自由变读为 m，也表明 m 是从 mu 变来的。

清谢思泽《因音求字》把自成音节字都列于书末^②，其中 m、ŋ 都以模韵字为主，只有“ŋ 蛾娥峨峨我、m 磨磨”是歌韵字。并且这七字都有又读，读 ŋ 的又读 ŋu，读 m 的又读 mu，另外，“俄叱讹饿卧”只读 ŋu，“魔摩”只读 mu。这些现象正是反映了 u 开始变零时不稳定阶段的情况。因此我们认为，目前温州的零韵是高元音 u 在鼻音声母影响下产生声化现象而形成的，开始时只部分字出现自成音节的又读，以后才渐渐扩及其他 mu、ŋu 音字。

此外，《字表》《因音求字》又都有 ŋ 音，包括疑母的“宜疑拟议议蚁义”、日母的“儿耳二”等。这个 ŋ 是由 ni 变来的。因为这两部书疑母“宜议蚁义”等字除读 ŋ 外都还又读 ni。目前温州日母的“儿耳二”和疑母的“疑宜”变为 ŋ，其他疑母字又只读 ni 不读 ŋ 了。由此可见温州高元音 i 拼鼻音声母时同样有过声化现象，日母字完成了声化，而疑母字两读中非声化的读法占了优势。

① 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还记作 u。

② 谢氏是永嘉蓬溪人，清咸丰六年（1856）秀才。他编的这本书记录永嘉音，兼记城区音。书作于清光绪间，1917 年由其孙在温州石印。

因此温州零韵都是从高元音声化来的（逢后元音 u 声化为 ŋ、ŋ，逢前元音 i 声化为 ɲ）。

2.4 o 韵 城区 o 韵主要是 s、z 两母字。ts 组中的 ts、ts'、dz 三母字都读 yu 韵了，只有“ts'o⁵ 铤、dzo⁶ 座——屋”两字读 o，还是又音。s、z 二母字较多：so¹ 蓑娑莎抄鈔铜~锣，指铜脸盆唆、so³ 锁琐喷、zo² 睭~眼，羞光、zo⁴ 坐矦、zo⁶ 座，其中“抄唆睭”又读 yu 韵，“睭坐矦”又读 uɔ 韵。可见城区 o 韵 ts 组已缺损不全，而且好些字有两读。而永强音和《因音求字》的 o 韵 ts 组都齐全无缺，这说明原来字音分布是整齐的，而缺损、两读都是 o → u → yu 转化过程中不稳定状态的反映。

t 组常用字城区只有一个“朵”字念 to³，但永强“to³ 躲、to⁵ 剁、t'o³ 楠、do⁴ 舵惰堕稞积住、no⁶ 糯糯、lo² 罗锣箩螺”都读 o 韵。不过有些字也出现了白读 o、文读 u 的现象：拖 t'o¹ 粉~（粉扑儿）：t'u¹ ~延 | 堕 do⁴ ~做畜生：du⁴ 腐化~落 | 陀 do² 头~寺：du² ~螺 | 惰 do⁴ 懒~：du⁴ ~性。温州白读一般保留较早的读音，因此我们认为 o 是 u 的前身。这样，对“ʔmo^{1,3} 么、ko¹ 哥求三~、拜四嫂、k'o³ 可永老早、ŋo² 讠鹅永、ho¹ 呵、o¹ 阿~弥陀佛”等少数 p 组 k 组字读 o 韵也可得到解释（邻县乐清歌韵除古唇、喉牙合口字读 u、明疑母读零外，其他还全读 o 韵，以上“哥可阿”等字读 o 韵在乐清都合乎常例，在温州却成为早期读法的遗留了）。

2.5 uɔ 韵 uɔ 老派只是 ɔ，从 ɔ 变为 uɔ 也不久，至今在 t、ts 组声母后，u 还不甚显著，近乎 oɔ。

城区“ʔmuɔ³ 么、zuɔ 睭² 坐⁴ 矦⁶、nuɔ² 呐喷~、k'uɔ³ 可”都是 o 韵的又音。老派多只读 o。这些音显然是从 o 变来的。此外，“呵~气”huɔ¹ 文读 ho¹；“稞堆垛”duɔ² 另读 dyu⁴ (do) 积住，永强“太太，《集韵》他佐切”t'uɔ⁵ 城区说 t'yɯ^{5,7}。这些字中读 uɔ 的都是白读，却可能要早一些。

“nuɔ² 哪~吒、t'uɔ¹ 它他”各点读法相同，“它它”又读 t'a¹，大概从官话 a 韵影响而来。“呵~人”永强音 guɔ²，从城区老派到永嘉、